

抗戰文學資料叢書之二

●李瑞騰／編

抗戰文學概說



111
2402
179

上篇

抗戰時期的文學



《文訊叢刊②》

抗戰文學概說

編者／李瑞騰
封面設計／詹淑美
校對／楊錦郁

發行人／蔣震
出版者／文訊月刊雜誌社
社址／臺北市林森北路七號
電話／(02)3930278・3946103
編輯部／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27號三樓
電話／(02)7711171・7412364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6425518代表號
印刷／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大坪林寶強路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誌字第3278號
定價140元（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社調換）
郵撥帳號第0588475～9號文訊月刊雜誌社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初版

序

● 李瑞騰

1

民國肇建以來的新文學史上，「抗戰文學」做為一個特定時間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文學之稱謂，是與整個國族存亡的命運牽繫在一起的，其所涵蓋的空間雖廣，但由於歷史紐帶的轉動，空間的分散早由一些觀察思考者給區域化了。所以，文學外緣的時空因素對於「抗戰文學」的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任何一個階段的文學。

在一些可見的中國新文學史的著述中，「抗戰文學」往往被專列一章敘述，這當然是正確的。在一般的了解裡，從民初到政府遷臺的新文學，常是以二十年代（一九二〇—一九二九）、三十年代（一九三〇—一九三九）、四十年代（一九四〇—一九四九）區分的，把抗戰擺進去，則所謂「抗戰文學」，是從三十年代後期跨越到四十年代中期。不少文學史家認為，中國新文學發展到抗日爆發的前夕，無論是內容或形式，皆已相當成熟。果如是，那麼八年抗戰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所造成的實質上影響，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這個問題牽涉到「抗戰文學」的風格樣貌和內在品質，是必須從歷史的大架構

中去抽絲剝繭，始能讓文學主體清晰浮現出來，而且必須取足可做為代表的作家及作品，擘肌分理，以突顯其扣合時代的各項因素。除此之外，我們是否有可能超越那個時代的政治意識之抗爭，以還原文學歷史的真相？或許我們該自我期待，不論只是真之探求，或者是以史為鏡，都應該從根本的學術立場出發，以不違抗此時此地的集體意識為依歸。

從新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來看，抗戰文學無疑具有關鍵地位。隨著戰局的演變，文學人力向四方擴散，突破原來以北平和上海為中心的小格局，這種文學空間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新文學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和群眾基礎，其在各地播下的文學種籽，如若有肥沃的文學土壤，終必會發芽、茁壯的。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戰時的特殊性導致文學走向澈底的實用性，為達到立即的宣傳效果，情緒化的宣洩、煽動性的叫囂，實難保文學之品質，以至於出現大量粗糙的濫情之作，於今重讀，我們必須體會此乃時代所造成的必然性，庶幾不致誤用評判尺度，引出不合情理的評價。

由於戰亂，資料不易保存，再加上戰後短短四年之間，中共赤化整個大陸，政府遷臺。中國人遭此大劫，文學當然也難逃厄運，以故今日回頭檢視抗戰文學史料時，真可以說滿目瘡痍，資料極其殘缺不說，如何尋找一個契合當今現實的詮釋觀點，亦頗費思量。因此有關抗戰文學的研究之缺乏，不待引述即可自明了。

抗戰爆發迄今，已歷半個世紀，當年的參與者中最年輕的也已六、七十幾歲了，我們常在他們的追憶中感受到那種高亢的國仇家恨之情緒，然而，記憶與夢魘終究要成為過去的，真正寫入歷史的必須是冷靜、客觀而不失為中國人立場的，我們編輯這一部「抗戰文學概說」，便有這樣的期待。

為了配合動態的「抗戰時期文學研討會」，在靜態方面，我們決定出版三冊「抗戰文學資料叢書」，第一、三本是以「文訊」七、八期合刊「抗戰文學口述歷史專輯」重新訂正、增補而成，改題為「抗戰時期文學史料」（秦賢次編著）、「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蘇雪林等著），另外，我們從各種書報雜誌中蒐集有關抗戰文學的專文彙編成冊，題為「抗戰文學概說」，做為此套叢書的第二本。

從資料顯示，「抗戰文學」一般性的討論，特別集中在民國六十八年七七前後，不少媒體且有大規模的企劃：訪談、座談或筆談，普遍表現出激昂的呼喚，希望大家重視抗戰文學的整理、研究與再創作，發言者大部份是參與過抗戰的前輩作家。如今重新閱讀，我們深覺遺憾，八年之間的成績竟然如此乏善可陳，我們將這些散見各報章雜誌的篇章選擇性收入此書下篇，其中的意見在今日皆仍頗具參考價值，我們期待大家再度重視。除此之外，亦選錄幾篇關於抗戰的「文選」、「專號」和「研討會」之文獻，讓讀者知道，過去曾有人做過什麼樣的努力，而我們是否該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審慎檢討之後，有一個更堅實、渾厚的再出發。

直到目前為止，國內研究抗戰文學的專著不多，劉心皇先生的「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抗戰時期淪陷區地下文學」，規模頗大；另有尹雪曼先生的「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舒蘭先生的「抗戰時期的新詩作家和作品」，皆有參考之價值。這些作品都重視資料的鋪排和現象的描述，比較缺乏分析性，其他各種文學史上關於抗戰文學的單篇亦然。不過，整體而觀，是不難看出抗戰文學的全貌。

在本書的上篇，我們選錄數篇有關抗戰文學史的論述文章，其中王平陵先生的「七年來的抗戰文學」、

陳紀澄先生的「抗戰以前及抗戰時期的中國文藝發展概要」、紀剛先生的「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壇」三篇屬回憶性質的記敘文章，多少有見證的味道；王聿均先生的「抗戰時期文學之演變」、劉心皇先生的「抗戰時期南方、華北偽組織的文學活動」、葉石濤先生的「戰爭期的臺灣新文學」三篇皆具學術論文的架構，引證分析、章節腳註都很完整。至於王壽南先生的「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由於提供了一個大的文化背景，故以冠書首，期能擴大我們的視野。

以「概說」為名的書，一般來說都是通論性質的導讀專著，本書取以為名，誠如本書封底的簡介中所說，是「採取彙編的方式概說抗戰文學」，統觀各篇，它大抵能夠「總括其旨意而論其大要」。出版此書，旨在拋磚引玉，期望一部真正具導讀功能的「抗戰文學概說」，甚至於一部體大慮周的「抗戰文學史」，能夠早日出現。

目錄

I ● 序

上篇：抗戰時期的文學

- | | | |
|----------------|----------------------|-----|
| 3 | ● 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 | 王壽南 |
| 39 | ● 七年來的抗戰文學 | 王平陵 |
| 49 | ● 抗戰以前及抗戰時期的中國文藝發展概要 | 陳紀濶 |
| 77 | ● 抗戰時期文學之演變 | 王聿均 |
| 125 | ● 抗戰時期南方、華北偽組織的文學活動 | 劉心皇 |
| 151 | ● 抗戰時期的東北文壇 | 紀剛 |
| 163 | ● 戰爭期的臺灣新文學 | 葉石濤 |
| 下篇：關於「抗戰文學」的討論 | | |
| 175 | ● 這樣的創痛，還要沉默？ | 趙滋蕃 |
| 179 | ● 整理抗戰文學 | 端木野 |
| 181 | ● 抗戰文學的整理與再創作 | 墨人 |

- 187 ● 從抗戰文學說起
金劍
- 191 ● 我對抗戰文學再創造的看法
尹雪曼
- 197 ● 我思抗戰文藝
胡一貫
- 199 ● 抗戰時期文藝政策的訂立
李辰冬
- 203 ● 從抗戰文藝談起
鍾雷
- 205 ● 抗戰·木刻與我
方向
- 207 ● 談抗戰文藝
王志健
- 215 ● 「抗戰文選」序
陳紀澄
- 219 ● 「中國的苦難、怒吼、奮鬥、勝利」編輯前言
周錦
- 229 ● 現代文學「抗戰文學專號」編輯前記
姚一葦
- 231 ● 記巴黎所謂「抗戰時期文學研討會」
梁錫華
- 243 ● 抗戰文學的整理與研究
周錦
- 253 ● 文學的歷史不容篡奪
聯合報
- 抗戰文學的保衛與整理
- 279 ● 抗戰文學作品·民族精神火花
青年戰士報

文訊叢刊

2

抗戰文學概說

李瑞騰／編

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

• 王壽南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正式展開了對日抗戰，在抗戰期間，「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是最嘹亮的呼聲，各黨各派都統一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之下，使全中國人的意志和力量都凝結起來，一致抗日，所以，抗戰八年期間，雖然生活極為艱苦，但文化活動並未停止，反而在求生存、爭勝利的意念下，更加蓬勃起來。徐鍾珮回憶抗戰時期的生活說：「生活是艱苦的，在心甘情願下，生活的艱苦可以忍受，年輕的甚至可以一笑置之。環境是複雜的，外有強敵壓境，內有紛歧的政治思想。但是在那複雜的情況下，卻有一個單一的定力。大家的目標一致——抗戰到底。我並不太明白『到底』兩字，我有自己的解釋：只要敵人未倒，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始終抗戰。」（註一）能在物質極端缺乏下，中國人仍然堅持抗戰到底，那份不屈服的精神主要是依靠文化力量的支撐。茲將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分為學術研究、教育發展、文藝工作及新聞報紙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學術研究

在北伐統一之後，國民政府即已注意到學術研究，予以提倡與策劃，學術研究之機構紛紛成立。民

國十七、十八年間，相繼設立國立中央研究院與國立北平研究院，開始建立了國家綜合性的獨立研究機關，而私立研究機構也開始設立，民國十七年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補助成立的靜生生物研究所在杭州設立的熱帶病研究所。民國二十年公佈訓政時期約法，約法中有兩條與學術研究有關，第五十七條：「學術之研究與技術之研究與發明，國家應予以獎勵與保護。」第五十八條：「有關歷史文化及藝術之古蹟文物，國家應予以保護與保存。」這是政府明示重視學術研究工作。中央各部附設的學術研究機關如國立編譯館、中央工業試驗所、中央水工試驗所也先後成立，各種專門性學會如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中國政治學會、中國經濟學會、中國社會學會、中國統計學會、中國教育學會等相繼成立，出版了不少專門學術性刊物。

抗戰開始，政府由南京遷至武漢再遷重慶，沿海各地的學術研究機構多半輾轉遷至後方，使學術研究工作不致中止。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公布「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內含九大方針，十七要點。九大方針中，有關學術研究者有三：

- (一)對於吾國文化固有精神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
- (二)對於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需要。
- (三)對於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對其原則整理，對於制度應謀創造，以求一切適合於國情。該綱要並規定「全國最高學術審議機關應即設立，以提高學術標準。」依據此一綱要，教育部制定了「各級教育實施方案」，方案的第十二項為「學術研究及審議」，內分四條：
 - (一)各大學研究院研究所應由各大學有適當導師及優良成績設備之院系研究室發育而成，並與之聯絡為一體。

(二)各大學研究所之研究科目及研究計劃，應由教育部統計並籌劃之。

(三)教育部應設立全國最高學術審議機關，其職務如下：

1. 統籌全國各大學研究所之研究科目專題及研究計劃。
2. 主持學位授予事宜。
3. 審核出國回國留學生法定資格與學術成績。
4. 籌劃國立圖書館藝術館體育館之設立。
5. 籌劃聘請外國學者入國講學事宜。
6. 審議教育部委託事件。

(四)全國最高審議機關，應由教育部徵詢全國各大學及國立研究院之意見，並就其所推舉之學者聘定組織之。(註二)

依據此一方案，民國二十九年教育部即成立了學術審議委員會，從事獎勵著作發明及審查專科以上教師資格等工作。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章程」第二條說明該會之任務有：(一)審議全國各大學之學術研究事項；(二)建議學術研究之促進與獎勵事項；(三)審核各研究院研究所之碩士學位暨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事項；(四)審議專科以上學校之重要改進事項；(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員資格之審查事項；(六)審議留學政策之改進事項；(七)審議國際文化之合作事項；(八)審議教育部部長交議事項。該委員會除教育部部長、次長及高等教育司司長為當然委員外，並聘任委員二十五人，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十二人，國立專科以上學校院長選舉十三人，教育部並就委員中聘任五至七人為常務委員。教育部第一次聘任之學術審議委員與常務委員名單為：

(一)當然委員：陳立夫、顧毓秀、余井塘、吳俊升。

(二)聘任委員：吳稚暉、朱家驊、張君勱、陳大齊、郭任遠、陳布雷、蔣夢麟、王世杰、竺可楨、胡庶華、程天放、羅家倫、張道藩、周鯁生、顏福慶、曾養甫、茅以昇、傅斯年、馮友蘭、馬寅初、鄒樹文、吳有訓、趙蘭坪、馬約翰、滕固。

(三)常務委員：吳稚暉、朱家驊、陳大齊、王世杰、張道藩、鄒樹文、余井塘。(註三)

在學術審議委員會推動下，學術研究和著作發明獲得獎勵，從民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得獎者共二百六十六人，其中一等獎十四人，二等獎七十四人，三等獎一百五十二人，其餘為獎助金，得獎作品較著名的有：朱光潛著的「詩論」得了二等獎。馮友蘭著的「新理學」和湯用彤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得了哲學類的一等獎。陳寅恪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劉節著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得了社會科學類一等獎。華羅庚著的「堆壘書數論」、蘇步青著的「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陳建功著的「富里級數之禁茶羅絕對可和性論」、楊鍾健著的「許氏祿豐龍」和吳定良著的「人類學論文集」得了自然科學類的一等獎。杜公振和鄭瑞麟合著的「痺病之研究」與林致平著的「多孔長條之應力分析」得了應用科學類的一等獎。呂鳳子的「四阿羅漢」得了美術類的一等獎，黃君璧的「家」得了美術類的第二等獎。(註四)

抗戰時期，除重要學術研究機構均遷至後方外，新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很多：主要有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國蠶桑研究所、中央畜牧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廣西教育研究所、甘肅省畜牧獸醫研究所、福建省研究所等。(註五)當時各研究機構的研究問題多與抗戰實際環境有關。例如中央研究院的化學研究所研究人工合成藥物、研究利用雲南的芒硝代替食鹽來製蘇打、研究四川的草藥開喉箭中的有效成

分、分析本國的鈾礦、分析雲南茶葉、檢驗石油中的桐油、分析飲水；地質研究所曾研究貴州高原冰流的遺痕、甘肅通渭的古代植物、新疆的中生代植物、甘肅延長地層、峨嵋山玄武岩內的蕨科木化石、福建永安的白堊紀板頭系植物化石、湘黔兩省的金礦專報及金礦地質圖、廣西全省的地質圖及說明書、川北茂縣松番一帶的地質構造、黔桂路沿線的煤田地質、雲南東川的銅礦、四川隆昌石燕鄉的煤田地質；動物研究所研究水產實用問題；社會研究所研究戰時損失、戰時物價、新疆經濟、對外貿易；工業研究所研究金屬、光學玻璃、特種硬質玻璃、內燃機。其他研究機構也都有具體的研究成果。（註六）又「教育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二號（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出版）有報導「抗戰中的中央研究院」一文，指出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專家們「在日人的礮火與轟炸的威脅下，除去繼續他們原有的研究外，更把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集中於對抗戰有關係，對建國有助益的研究和實際工作上去。」該院各研究所，實際的表現是：物理研究所最大的戰時貢獻，就是探音器的製造和研究，用來測定日人礮位和飛機位置。上海戰役和沿江戰役中，我們的神礮手曾經發揮過絕大的威力，而在這個摧毀日人礮兵陣地的礮戰中，物理研究所的探音器製造有極大的貢獻，同時該所對於軍用精密儀器之製造與修理，例如經緯儀、迴照儀、航空測量所用的糾正儀和各種軍用的測距儀及望遠鏡等，委託該所製造和修理的機關有航空委員會、參謀本部、兵工署和國內諸大兵工廠。化學研究所努力於生水消毒藥和各種救護醫藥的製造，並且特別著重於食品營養的研究，來解決前線兵士的食糧問題，來增加我們抗戰勇士的體力。工程研究所研究鋼鐵和其他合金的製煉，供給交通與軍事的需要。使當時有較低廉的鋼鐵與合金來用，這在受日人封鎖的中國，無疑是極大的助力。氣象研究所供給航空機關正確可靠的天氣預測與報告，對於抗戰中空軍的光榮戰績是有絕大助力的。地質研究所在抗戰中的工作是以全力作國內的礦產的調查，特別注重於煤田、石油、

銅、鐵及稀有金屬的尋求，對於增加抗戰建國力量上，有很大的幫助。

關於大學內之研究所，民國二十五年度共有二十二所研究所，研究生七十五人，抗戰開始，各大學因遷校關係，研究工作多未能繼續進行。教育部於民國二十七年，撥給經費，就設備與人才較優的國立大學酌量增設研究所，同時並令舊有的研究所恢復招生。至三十三年，大學研究所增至四十九所，研究生共有四百二十二人，研究生修習專業科目兩年以上，經考試及格，並提出碩士論文，經教育部送請專家覆核及格，始可授予碩士學位，學術審議委員會成立以後，碩士論文之覆核由學術審議委員會主持，研究生之訓練及學位之授予，都很慎重。（註七）

抗戰期間，研究環境不佳，但新成立之學術研究團體甚多，依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之記載，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八月間成立之各種學術研究團體有：中國心理建設學會、中國力行學會、中國英語學會、中國地方自治學會、中國人事心理研究社、中國社會建設研究社、中國經濟建設協會、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中國邊政學會、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中國醫學教育社、中國農業協會、中國農業推廣協會、中國畜牧獸醫學會、中華稻作學會、中國農業建設協進會、中國農業經濟建設學會、中國農場經營學會、中國水土保持協會、中華昆蟲學會、中國農具學會等（註八），加上在抗戰前即已成立之學會，全國學術文化團體眾多，其中稍有規模而對抗戰有所貢獻者計有：

1. 一般學術文化——中國民族學會、中國民俗學會、人生哲學研究會等。
2. 教育——中國教育學會、中國社會教育社、中華兒童教育社、中國測驗學會、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等。
3. 醫藥——中華醫學會、中國護士學會等。
4. 科學與技術——中華科學協進會、中國化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地理學會、中國紡織學會、